

高阳作品

壹

慈禧全传

清宮外史

上

高阳◎著



華夏出版社

清宮外史

卷一百一十五

清宮外史



清宮外史

上

高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宫外史/高阳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3

(慈禧全传; 2)

ISBN 7-5080-2286-6

I. 清… II. 高…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483 号

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清宫外史

作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梅 子 陈 默

装帧设计: 点石堂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 编: 100028

电 话: (010) 64663331

印 刷: 北京宏伟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21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上下册)

华夏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 请随时联系

目 录

序 曲	1
柳堂死谏	15
继统之争	25
清流威风	31
表扬孤忠	38
裁抑军机	45
名士风流	50
崇厚辱国	60
曾侯使俄	70
慈禧致疾	75
慈安听政	84
博访名医	98
备战求和	111
长春闲话	115
午门风波	120
西宫雷霆	126
伯王典兵	133
香车美人	139
豪门家丑	146
惇王行法	155
香消玉殒	163
禁宫奇闻	171

诤言回天	182
南北之争	190
泪落吴江	195
左侯入京	199
王侯交欢	207
元戎阅操	211
收复伊犁	217
捕快作贼	223
冒名顶替	231
临刑鸣冤	237
明镜高悬	247
公堂认子	258
深宫巨变	261
第一章	265
灯下焚诏	270
慈安暴崩	275
小臣窥秘	281
第二章	287
以医加官	293
两江参案	296
左侯出镇	302
衣锦还乡	307
慈禧用权	313
弄巧成拙	315

序 曲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

养心殿内外几乎差两个月的天气，殿外的大水缸中，已连底结了冰，东暖阁内，却如十月小阳春。从穆宗以天花在此崩逝后，两宫太后再度垂帘，曾经大修过一次，门窗隙处严丝合缝，挡住了西北风带来的寒气，加上四个红彤彤的大炭盆，烘得遍体温煦，所以君臣议事，十分从容。

“四川东乡一案，至今未结。四川总督丁宝桢，云贵总督李宗羲的复奏，情节不符。李宗羲复奏，请援杨乃武一案成例，由刑部提审。臣等公议，这一案与杨案的情形不同，第一，案内人证众多；第二，四川路太远，提京会审，太拖累百姓了。至于由六部九卿会议，亦是难以悬断。臣等想请懿旨，特派钦差驰驿查审。”

恭王一口气说完，将手往后一伸，宝鋆便很快地将一张纸条塞到了他手里。

“这么办很妥当。”慈禧太后问道：“预备派谁啊？”

恭王看着那张纸条念道：“礼部尚书恩承，侍郎童华。”

“恩承对于外面的情形，也还明白。可以！”慈禧太后又说，“这个案子拖得也太久了，我都记不清下过多少旨意了。”

“多少？”恭王回头问宝鋆。

宝鋆便看一看沈桂芬——他轻轻答道：“一共十二道。”

慈禧太后目明耳聪，已经听到了，“把那十二道旨意，还有文格的原

奏，一起抄给恩承。”

“是！”恭王陈奏另一件事，“昨天奉懿旨，让贵州巡抚黎培敬，到京陛见。黎培敬从同治三年放到贵州当学政，在那里十二年了。贵州地方很苦，似乎该调剂一下？”

“黎培敬官声不坏，是该调剂他一下，等他到京再说好了。”

“既蒙圣谕，黎培敬想来不回任了。不如此刻就先派人补他的缺。臣……。”

“我也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抢着说道：“贵州叫沈桂芬去！”

此言一出，仿佛大白天打个焦雷，将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每个人都拿她的话在心中复诵一遍，是啊，一点不错，明明白白五个字：叫沈桂芬去！

“臣等不敢奉诏！”宝鋆先就抗声相争：“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伏乞两位皇太后，收回成命。”

“宝鋆奏得是。”恭王接着也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

此外就没有人敢说话了，抵文祥遗缺的景廉资望还浅；王文韶还只是“打帘子军机”；沈桂芬则不便自陈。

但是仅宝鋆那一番犯颜力争的奏对，也就够了。慈禧太后对他那句“臣等不敢奉诏”的话，深为不悦，转念想一想自己的处置，亦未免操切，同时也想到沈桂芬的谨慎柔顺，毕竟得力，因而回心转意，接纳宝鋆的直谏，收回了沈桂芬外放的成命。

天意虽回，而何以突然起此波澜的原因，不能不考查。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而贬为边省疆吏，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视作是失宠的明显迹象，而惶恐的又不止于沈桂芬，在熟悉政局的人看，将要倒霉的，亦不止于沈桂芬。

因此,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祥之兆,触目惊心的,至少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董恂;一个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礼部左侍郎王文韶;还有一个就是身为两朝帝师的左都御史翁同龢。

焦灼的沈桂芬,终于盼到了翁同龢。为了避人耳目,翁同龢特地先送了信,将在深夜相访。他仍旧保持着雍容的神态,相形之下,反显得城府极深的沈桂芬,倒有些沉不住气的样子。宾主一揖,毫无客套地就围炉低语,谈入正题。

“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议论甚多。”翁同龢答道,“看法都差不多,是兰荪捣的鬼。”他停了一下又说:“王夔石进军机,早就有人不服气了。”

王文韶这年二月进军机,是顶前一年九月丁忧的李鸿藻的缺。军机处除了恭王领头以外,大军机两满两汉,两汉一南一北,势均力敌。李鸿藻开缺,应该补个北方人才合成例,哪知沈桂芬引进了他的乡试门生,籍隶浙江仁和王文韶,打破了南北的均势,无怪乎遭李鸿藻一系之忌。这一层,沈桂芬也知道,但是,他不相信李鸿藻“捣鬼”。

“兰荪究不失为正人君子。而且他起复也还早,用不着在这时候就撵我出军机。”沈桂芬说,“就算我出军机,他也补不上,反便宜了别人。”

“是的。”翁同龢点点头,“外面的浮议,究竟搔不着痒处。照我看,恐怕还是‘高密’的暗箭。”

“高密”隐着“仲华”二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封高密侯,而邓禹字仲华,跟荣禄的号相同,翁同龢的看法与沈桂芬的怀疑,亦正相同。

“着!”沈桂芬拍着膝盖说:“除他以外,别人不会起此恶毒念头,就有此恶念,亦无法进言。”

“不过,”翁同龢忽又改口,“也只是悬测之词,究竟不足为凭。”

“不然!”沈桂芬打断了他的话,却又迟疑了好一会才开口:“叔平,你能不能助我一臂?”

“是何言?”翁同龢说,“只愁力薄,不能为公之助。”

“此事非劳鼎力不可,他人无用。”沈桂芬放低了声音,“你跟‘高密’是换帖弟兄,可共机密。”

翁同龢有些发愣,他充分了解沈桂芬的言外之意,是要他到荣禄那里去做一次“探子”。这个要求颇出他的意外,但仔细想一想,易地而处,自己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确是个“舍我其谁”,别人干不了的任务。

“叔平,”沈桂芬转而言他:“照理说,你早该进军机了,不过你是帝师,身份尊贵,我不便保举,一则,我不配当你的举主,再则,我怕别人说我引你为重。你是最明白不过的人,两蒙其害,何苦乃尔?不过……,”他停了一会,忽然说了句:“桑白齐老病侵寻,干不长了。”

这是开出来一个条件,如果翁同龢肯替他效这番力,那么,桑春荣一旦开了刑部尚书的缺,他就会保荐翁同龢继任。

这一番话不能不令人动心,左都御史与刑部尚书,虽同为“八卿”,但尚书毕竟不同。而且左都御史虽号称“台长”,其实柏台森森,尽皆傲然兀立,那些“都老爷”,数谁都不是肯帖然听命的,远不如六部尚书,司官抱牍上堂,诺诺连声来得够威风,有作为。

于是他说:“同舟共济,我自不惮此行,但有什么成就,却不敢说。”

“偏劳,偏劳!”沈桂芬连连拱手,“此事还望缜密。”

“缜密”两字是说来安翁同龢的心的。在南北党争中,翁同龢亲南而保持着近乎超然的态度,这一点他很重视,所以沈桂芬的“缜密”,实在是暗示着支持他的表面超然的态度,好让他消除顾虑。

是经过仔细盘算,扣准了时间去的,去时正当荣禄在明如白昼的煤气灯下,举杯陶然的时候。彼此换帖弟兄,自是不须禀报,便被引到席

前，当荣禄起身迎接时，听差已经另添一副杯筷，在等待翁同龢入座了。

“沈经笙真不是人！”一进门就满面气恼的翁同龢，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发泄，一坐下来就愤愤地说，“我跟他要绝交！”

“怎么？”荣禄颇为诧异，“何以气成这个样子？”

“他跟人说，我想进军机，所以巴不得他出京，小人之心如此，岂不可恨？”

荣禄对他是持着戒心的，所以这番愤激之言，在将信将疑之间，只解劝着说：“算了，算了！沈经笙的度量，谁不知道。‘宰相肚里好撑船’，他这个宰相……。”荣禄笑笑举杯。

“仲华！”翁同龢正色说道；“你不可掉以轻心！从先帝初崩那晚上，你动了枢笔，沈经笙就拿你恨入切骨。外放贵州，他跟人表示，说是出于你的主谋，非报此仇不可。你不能不防！”

荣禄报以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微笑，同时也只有再度举杯，来掩饰他的略有些尴尬的神色。

“最近有首好诗，传诵一时，你听人说过了没有，吴圭庵的《小姑叹》？”

“没有听说。”荣禄答道，“吴圭庵在兰荪那里见过两面，不熟。再说，我也不是可以跟人谈诗的人。”

于是翁同龢用清朗的声音念道：“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深潭不见底，柔荑故为妍。”

“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荣禄笑道，“形容绝妙！沈经笙在西太后面前，就是那副宛转承欢的样子。”

“想不到碰那么大一个钉子！”翁同龢忽然拍手嘻笑，“几时见着圭庵，倒要劝他另写新篇《小姑哀》！”说完，笑声更大了。

这番做作骗倒了已有酒意的荣禄。他跟翁同龢相交这五六年，从未见有如此忘形失态，可见得他是恨极了沈桂芬，所以才有这样声容两俱刻薄的调侃。

这一念之转，使他撤除了对翁同龢的藩篱，觉得依旧可共腹心，“叔平，跟你说实话吧，倒不是我对沈经笙有‘卿不死，孤不能安’之感，他引进王夔石，遭人大忌。上头也怕他党羽太盛，搞成尾大不掉之局，想设法裁抑。如果仍旧在朝，不能无缘无故撵他出军机。那天西太后召见，提到这件事，我说了句：‘黎培敬不是内召’？还来不及往下说，西太后就摇摇手，不让我再往下说。说真的，第二天的面谕，连我也觉得意外。”

显然的，荣禄还有些言不由衷。这也难怪他，即令至交，总也不能自道如何暗箭伤人？反正真相已明，他怎么说也不必听，要听的是这一句话：“遭人大忌”之“人”是谁？

“王夔石原非大器，沈经笙的援引，确是出于私心。”翁同龢说，“且不说兰荪，就是他们浙江人，也有许多不服的。”

这是试探，如果忌沈的人是李鸿藻，荣禄当然要为他辩白。然而做主人的却无表示，只说了句：“但愿王夔石不出乱子，出了乱子。准是‘小鬼跌金刚’！”

“小鬼”何指？翁同龢思不明白，“这是怎么说？”他问。

“同治三年，”免办军需报销一案的来龙去脉，你不知道？”

“那不是出于倭良翁的奏请吗？”

“倭良翁是因人成事。王夔石那时在户部。”

王文韶那时在户部当司官，年纪还轻，不曾染上如今一味圆融的浮滑习气。平日亦颇留意公事，深恐一旦洪杨平定，办军需报销时，户、兵两部书办多方勒索骚扰，各地将领为填此辈贪壑，势必苛征暴敛，苦了百姓，甚非大乱之后，与民休息之道。因此，便草拟了一个免办军需报销的条陈，预备呈给堂官。

这是绝人财路的“缺德”行为，便有同官劝他不可多事，王文韶为危言所动，果然搁置了下来。而户、兵两部的书办，实际上也已经有了行动。

当同治三年春天，李鸿章克复常州，洪秀全病歿，太平天国之亡，已指日可待。户、兵两部书办，认为快要发财了，于是相约密议，决定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各地，与各领一军的将官接头，谈判包办军需报销的条件。这得花两笔钱，一笔是照例的“部费”，奉命专征的大将都得要花，哪怕是圣眷优隆，生平蒙“十三异数”，为高宗私生子的福康安，都无例外。

另外一笔是办报销的费用，军需报销在乾隆年间颁过一本“则例”，哪一项可报，哪一项不可报，写得明明白白，本来不算难办，难就难在收支必须与底案相符，不然就要被“驳”。事隔十几年，经手的人不知换过多少，哪里弄得清楚？因此部里书办与各省佐杂小吏协议，由京里派人就地查阅藩、厘、关、盐四库底案，代为办理，笔墨纸张，伙食薪水所需，一概由部里书办代垫，将来算部费的时候，一起归垫。

当江宁报捷时，这笔垫款已用了好几万银子下去。而恭王与大学士管部的倭仁，却已有了密议，等论功行赏告一段落，开始筹议善后事宜的当儿，突然有一天下午，倭仁约集户部六堂官，同时到部。一到就征召得力的司官，将已外放湖南道员的王文韶所草拟的那份节略取来了。像宋朝翰林学士草制“锁院”那样，下令闭门上锁，断绝交通，然后分派职司，拟奏的拟奏，誊录的誊录，用印的用印。忙到三更时分，诸事就绪，倭仁就携着请免办军需报销的奏折，由户部入朝，等恭王一到，递牌子请见。两宫太后同声称善，立刻拟旨分行，以四百里加紧寄谕各省。户、兵两部，以及后来也插一脚的工部书办，美梦成空，还赔了一笔巨款，竟有相拥痛哭的。

等把这段经过说明白，荣禄的话，也就容易懂了，“小鬼”是指部里的书办，推原论始，当初王文韶的创议，断了此辈的财路，所以没有一个是拿他恨得牙痒痒地。如果王文韶出了纰漏，“小鬼”自然要“跌金剛”。

翁同龢当然希望他“跌倒”，才有进军机的机会。但这是可遇而不

可求的事，所以不去多转念头，说些闲话，告辞而去。

宝璫也跟荣禄不和，倒不是私怨，只是为了派系不同，一个是恭王的“弄臣”，一个是醇王的“大将”。两王手足参商，于是宝璫把荣禄也看做眼中钉了。

“经筵，我一定想办法替你出气。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还没有机会。”宝璫很恳切地相劝：“你千万忍耐，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打草惊蛇，留神反噬。”

所谓“机会”，是要抓着荣禄的错处，连醇王都无法袒护他，才能“打在七寸上”。然而这个机会，一时不可能有的，因为荣禄腰上生了个疮，请的德国大夫，开刀割治，流了好些血，家居养痍，不问公事，哪里来的错处？

荣禄请了两个月的假，但中途不能不销假视事。这年京畿大旱，灾象已成，因而人心浮动，谣言甚多，说某月某日，某地某村要起事，跟山东、河南的白莲教已经有约，克期入京，不但口头传说，甚至九城城门上都贴出揭帖。荣禄是步兵统领，负责京师治安，当然要力疾从公，亲自弹压。

销假的折子递了上去，两宫太后立即召见，问了他的病情，慈禧太后说道：“京里人心不定，怕匪徒生变，我想调李鸿章的北洋淮军来把守京城，你看怎么样？”

这个念头起不得！荣禄心想，九城百姓一看调北洋淮军入卫，必定大起恐慌，而淮军的纪律又极坏，骚扰地方，反倒激出变乱，无事变成有事，岂非庸人自扰？

由手深受宠信的缘故，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一向不甚有顾忌，“回两位皇太后的话，”他扬着头说：“奴才职司地面，九城内外，都派得有侦探，如果匪徒想捣乱，奴才不能一点不知道。目前流言虽多，实在无事，如果调淮军进京，显得慌张，人心更加浮动。千万请宽圣怀，出

以镇定。”

“真的没有那些个匪徒勾结白莲教，想造反的事？”

“奴才怎么敢说瞎话，上欺两位皇太后？”

“既然这个样，自然一动不如一静。”

等退出养心殿，荣禄心里在想，亏得自己早销了假，得以及时谏阻，倘若上谕一下，兵马调动，那时再想办法来挽回，就要大费手脚了。

正这样自庆得计之时，听见有人在喊：“荣大人，荣大人！”

回头一看，是个仪表魁伟的太监。荣禄不由得便伸手去捏荷包，看带着什么新奇珍贵的玩物，好结交这个由替慈禧太后梳头而取代了安德海当年的地位的李莲英。

“怎么着！”荣禄站住脚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你也不去看看我！”

“天在上头，”李莲英一面请安，一面用手向上一指，“不知道起了多少回心，想去看荣大人，总是那么不凑巧，到时候，上头有事交代，去不成了。那天西佛爷还说来着：荣某人长个疮，怎么让洋人去治？还动刀什么的，真教人不放心！我当时就跟西佛爷讨差使，要去看你老，谁知道还是不成，内务府有个交涉，非我去办不了。”

“心到了就行了。多谢你惦着。”

“荣大人！”李莲英的神态，说变就变，变得关切而忧形于色，“你今天捅了篓子了！调北洋人马进京把守，是七爷的主意。”

荣禄大惊失色，出宫赶紧打听，果不其然。谣言是“老五太爷”的小儿子，贝子奕谟面奏慈禧太后的。问到处置的办法，奕谟在堂弟兄中，跟醇王的感情最好，因而建议两宫召见醇王，垂询弭患的方略。

醇王方在壮年，四载闲居，静极思动，面奏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他调遣，慈禧太后的意思已经活动，醇王正兴冲冲地在跟李鸿章写信了。

“坏了，坏了！”荣禄顿着脚对他妻子说，“七爷办这样的大事，怎么也不跟我先商量商量！”

“你倒也别怪七爷。”荣禄夫人说,“他是因为你正病着,不愿意让你操心。我看,你赶快去一趟吧!”

除此以外,别无善策。荣禄赶往太平湖醇王府,打算解释赔罪,一到就知道不妙。极熟的客,本来不须通报的,门上将他拦住了,说醇王有交代,什么客来,都得先问一问他,见与不见?

等把名帖投了进去,门上很快地有了回话:“不见!”而且连名帖都不肯收。

这几乎是绝交表示,荣禄心里不止于难过,而且害怕。他的靠山就是醇王,此外可为奥援的,只有一个李鸿藻,而李鸿藻守制家居,无可得力,如今再得罪了醇王,益发孤立无援。虽说深得慈禧太后赏识,但一半是醇王揄扬之功,“赵孟能贵,赵孟能贱”,醇王夫妇经常入宫,得便说两句坏话,圣眷立刻可衰。

得找个人疏通!他这样在打算,但要等醇王的气忿稍平,才能进言,眼前只有委屈自己。一次不见,第二次再去,谁知三番五次饱尝闭门羹,而荣禄并不气馁,他在想:大年初一去拜年,醇王还能挡驾吗?

等不到过年,腊月二十七,就挨了宝鋆和沈桂芬的一闷棍!

有个“黄带子”叫宝廷,字竹坡,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同治七年的翰林,是八旗中的名士,响当当的“清流”,年底下看见小民生计艰难,流言四起,民心浮动,伤时感事,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

从穆宗崩逝,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广开言路,谏劝的奏折,很少留中,而况宝廷所谏的六事,多指大臣而言,当然发交军机处议奏。

宝鋆一看,顿有妙悟,“经筵!”他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你看宝竹坡的折子,这‘专责任’一条,大有文章可做。”

沈桂芬约略会意,“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差甚繁,在这句话上面,自然可以生发出许多意思。但自己不宜说破,且先听了宝鋆

的意见再作道理。

“论差使之繁，自然是我跟‘高密’，我减，他亦减。今天就面奏取旨，打他个措手不及。”

于是密议停当，同时取得了恭王的同意，决定由宝鋆自陈。

“跟两位皇太后回话，奴才蒙恩，赏的差使甚多，实在力不胜任，”他说，“奴才拟请懿旨，开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两个差使。”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点头。

“除了奴才，就数荣禄的差使多，奴才等公议，宜乎开掉工部尚书跟内务府大臣的差缺。”

慈禧太后觉得荣禄的这一缺一差，不能跟宝鋆的那两个差使相比，所以沉吟着，难以裁决。

“步军统领非荣禄不可。”宝鋆又说，“京畿荒旱，地面不靖，如今年近岁逼，荣禄的责任甚重。他大病初愈，精力不继，如果不开去这两个差缺，精神不能专注，对京师治安，大有关系。”

慈禧太后最怕的就是京城里不安靖，虽然荣禄曾面请“出以镇定”，但巡城御史几乎每日奏报，发生盗案，又何能不担心事？因而便觉得宝鋆的话，说得甚有道理。

“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沈桂芬也说，“好在年纪还轻，将来必蒙两位太后重用。”

意思是“来日方长”，尽有“加恩”的机会。慈禧太后不由得想到这一两个月以来，醇王提到荣禄，说他“贪杯，不知道爱惜身体，还要多历练”之类的话，如果这时候略微给他点教训，让他知所警惕，巴结向上，反倒是成全了他。

于是她的念头转定了，侧脸问道：“姐姐，你看怎么样啊？”

慈安太后自从穆宗享年不永，嘉顺皇后殉节，摧肝裂胆般哀痛之余，有万念俱灰之感，同时看到慈禧太后凡所措施，尊重清议，能纳忠谏，有努力补过的模样，便越发觉得可以不管，所以此时答说：“你瞧着